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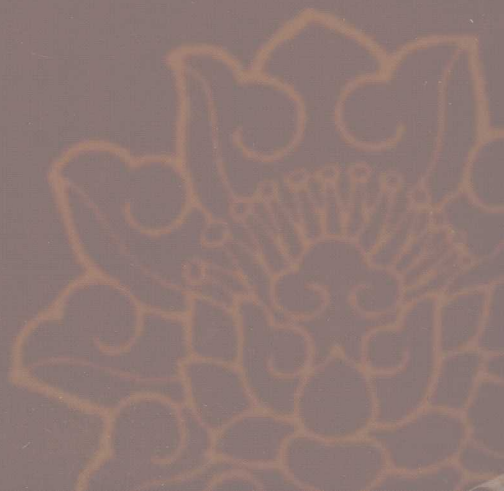
第2版

# 灵枢经校释

河北医学院  
校释



人民卫生出版社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 灵枢经校释

第2版

校释单位：河北医学院

审定单位：南京中医学院

山东中医学院

福州市人民医院

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枢经校释/河北医学院校释. —2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117-10840-9

I. 灵… II. 河… III. ①灵枢经—校勘②灵枢经—注释  
IV. R22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5568 号

## 灵枢经校释

第 2 版

校 释: 河北医学院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继线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 pmph. com](http://www.pmph.com)

E - mail: [pmph@pmph. com](mailto: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 375

字 数: 684 千字

版 次: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版第 5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0840-9/R· 10841

定 价: 49.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 前 言

《灵枢经》与《素问》合称《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较全面地总结了汉代以前我国医学的经验和理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医学的成就。它开创了我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两千年来，中医的各项成就，几乎都是在《黄帝内经》的理论原则指导下，经历代人民不断实践，逐步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中医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大多是在《黄帝内经》理论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一直是我国人民保健养生和与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直到今天，学习和掌握它的理论，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维护广大人民的健康，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帝内经》不仅是研究祖国医学理论最重要的文献，而且，由于它较详尽地记述和运用了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以及古代的天文、气象、物候等学说，所以它也是上述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参考书籍。它闪耀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黄帝内经》不仅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国外医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书籍大量传入日本和朝鲜。如公元八世纪初，日廷曾采取唐制，制定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甲乙经》、《本草》等书。其《大同类聚方》百卷，即以《素问》、《黄帝针经》、《甲乙经》、《脉经》、

《本草》、《小品方》等为蓝本编纂而成。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日本和朝鲜的医学，都是以《黄帝内经》的思想体系为其理论核心的。在现代，《黄帝内经》更加引起世界各国医学界的重视，目前已有日、英、法、德等国文字的节译本或全译本。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广泛，它必将进一步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灵枢经》是《黄帝内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容。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全面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摄生等问题，并详叙了脏腑、精、神、气、血、津液的功能和病理变化，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及人体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观念，而其最突出的特点则是更翔实地阐述了经络理论和针法。粗略地统计一下，全书八十一篇专论中，与此有关的内容，占了五分之四左右，因此本书是总结汉代以前我国经络学说和针刺技术的最重要著述，为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许多古代医籍中，都反映着它的精神，如东汉张仲景《伤寒论》运用了六经辨证的法则；晋代皇甫谧《甲乙经》依据《灵枢》、《素问》的理论提出针灸治疗的各种方法和依据；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在本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手足三阴三阳流注和五脏六腑变化傍通的内容；宋代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元代滑寿《十四经发挥》都对经络学说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更是经络学说指导下的针灸疗法的总结。此外，如金代张元素《脏腑标本寒热用药式》、清代赵术堂《医学指归》两书，更体现了经络学说对临床用药所起的指导作用。在经络学说指导下的针灸临床技术的发展，在当代更为突出，今天的针刺麻醉技术的问世，就是其标志之一。

因为《灵枢经》最早和最系统地提供了经络学说的内容，所以对它进行深入探索，是研究经络学说的重要途径。

《灵枢经》的针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强调守神、候

气这些针刺手法中的关键问题，而且先后提出数十种刺法，并对针具使用、针刺部位、针刺深度、针刺禁忌、针刺与四时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这些古法有待人们进一步挖掘和继承，以丰富现代针灸学的内容。

由于流传年代的久远，及其他原因，它的书名曾几经变化，经历代学者的严密考证，历史上的《九卷》、《针经》、《九墟》、《九灵经》等，与现存的《灵枢经》都是同一部书。它与《素问》编写体例一致，学术内容方面互相补充，互相联系，语言文字的特色相近，堪称姊妹之篇。

公元一世纪，《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医经家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的书目，但未说明《黄帝内经》这部书的组成情况，三世纪时，晋代皇甫谧在其所撰《甲乙经》一书的自序中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自此以后，人们多沿袭其说，而以《灵枢》、《素问》统称《黄帝内经》（简称为《内经》）。

《灵枢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根据现有的史料，尚不能确定。历代学者虽曾为此做过大量工作，但时至今日，仍未完全定论。历史上曾有人认为《灵枢经》较《素问》晚出，但经一些学者的详细考证，这个观点已被否定。《灵枢经》与《素问》学术思想基本一致，有许多内容两书互见，二者的某些篇章，甚至有着直接的联系。黄以周《傲季文钞》文二黄帝内经九卷集注叙云：“《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有黄帝骨度、脉度、筋度之问，而无对语，王注以为具在《灵枢》中，此文乃彼经之错简，……《素问》针解篇之所解，其文出于《九卷》，新校正已言之。又，方盛衰论言：‘合五诊，调阴阳，已在经脉。’‘经脉’即《九卷》之篇目，王注亦言之，则《素问》之文且有出于《九卷》之后矣，《素问》宗此经，而谓此经不逮《素问》，可乎？”这充分说明《灵枢经》的成书，至少是不会晚于

《素问》的。

《内经》全书虽拟设黄帝与诸臣问答之词，但这只反映了古代的崇古之风，而编著者与历史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是了无相干的。《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些话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内经》作者的真实姓名也就因此被淹没了。《内经》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汇编，不仅反映了成编时代的医学成就，而且编述了甚至直接引用了早已流传于世的前代医学文献，因而其语言和内容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特征。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使人们对其成编时代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历史上有认为出自春秋战国者，如魏荔彤说：“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有认为出自战国至汉代者，如方孝儒说：“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等等。当前，一些学者认为《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下至秦汉，续有增补，其主要依据，是书中的部分语言，以及文章的体例与战国时成书的其它方面的著作相似，书中的某些内容，又与战国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其中明显地晚于战国的篇章和内容，则应视为后人的增缀。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该书的成编应在西汉末年至东汉之间，其主要论据是，从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中发现，构成全书学术体系的关键性内容，在这段时间之前，远未形成。比如：《灵枢》、《素问》中脏腑——五行学说的理论格局，在东汉以前的所有古籍中，都没有得到反映，脏腑——经络——腧穴的完整体系的描述，在其它古籍中同样没有记载，这些古籍所载的有关问题，都远比《灵枢》、《素问》幼稚得多。以脏腑与五行的配属关系而论，直到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在其著作《太玄》中，还是以肾属水，肺属火，脾属木，肝属金，心属土。这种格局与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通过四时干支相配所反映出来的五脏五行的关系

格局基本一致。虽然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中有关于“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至春死”的记载，但仅限于此，并未详细加以论述，因而不能充分反映这种关系的总体，结合上述《太玄》的提法，显然在西汉末年之前，《内经》所述的这种理论还是很不成熟的。东汉末年与《伤寒论》作者张机生活时代相近的郑康成，在他的《礼记月令》中，方才提出与《内经》完全相同的五脏五行相配属的观点，这说明这种观点的确立是在西汉末年之后。再以脏腑——经络——腧穴体系的形成而论，《史记》所反映的情况，也同样说明问题，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虽然出现了“经络”、“经脉”等名词，但仍未提到“穴”，只提到“俞”，如“三阳五会”和“因五脏之俞”等，在治疗方面则谈“灸其足少阳脉口”、“灸其少阴脉”、“刺其少阳脉”、“灸其足厥阴之脉”、“刺足阳明脉”等，仓公是汉文帝时代人，这说明西汉初期强调以脉（即经）治病，而不强调穴。这同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中的两篇医学论文的观点十分相近。马王堆帛书是西汉古墓中的遗存，墓主人与仓公时代相近，当然帛书的成书年代在西汉之前，而从帛书所反映的情况看，脉和脏腑的关系尚未建立，脏腑观点很不全面，没有五行，只有十一条脉，而脉的走向基本上由四肢向心，诸脉之间并无联系，没有俞穴。这说明被墓主人视为珍品的帛书医学文献，其理论水平远逊于《内经》，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以前，《内经》中的脏腑——经络——腧穴体系，尚未建立。

《史记》虽非医书，但为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皇室藏书之后所著，如有《内经》的存在，显然不能毫无反映。

我们认为，从一部书的中心学术思想的确立来推断古籍的成书时代，较之从部分语言、文字、个别内容等处着眼，更为可靠，因为学术有继承性，一部书的学术渊源，常可溯之远古，尤其像《内经》这样明显地属于汇编的著作，完全可以从更远的古代文献中搜取素材，而实际上，它也确实直接间接地



采用了不少古代医论，编述的古代文献愈多，便愈显得古，重要的是，不能把一部较有系统的完整著作的成编时代，与构成其内容的原有素材的形成时代混为一谈，当然，更不能把这些素材的学术渊源的成编时代，看成是这部书的成书时代。

据《汉书》艺文志载，由于秦始皇焚书造成书籍的佚缺，“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并设抄书之官，成帝时，又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令刘向等人加以校正，刘向并将校过的书编目述要，后由其子刘歆汇集进上，称为《七略》，这个《七略》，就是《汉书》艺文志的写作依据，其书已佚，它的内容，为艺文志保存下来。《汉书》艺文志中既然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的书目，当然，它的成书应该在此之前。综前所述，并结合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以及《内经》中存在的明显地晚于汉武帝太初之后的内容等情况，可以推断，《内经》很有可能是在汉武帝太初以后至刘向校书之前这段时期内由一些士人医家汇集战国至汉前各个时期的医学著作，结合当代的医学成就编纂而成，而以成书于西汉晚期的可能性更大。

这里还应指出，晋·皇甫谧关于《黄帝内经》即《针经》、《素问》的说法，曾有人提出怀疑，由于皇甫氏未提出任何旁证，史载书目在此之前又从未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这种怀疑可说不无根据，如果《黄帝内经》确然不属《灵枢》、《素问》，那么，根据《灵枢》、《素问》的学术体系形成情况而论，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即可突破刘向校书标目的时间，而下推至东汉。当然，在有确据证明这种怀疑的论点之前，我们还应把《内经》视为《灵枢》、《素问》的统称。

东汉张机（约公元150—219年）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十二卷。”这里所说的《九卷》，即《灵枢经》的早期名称。晋代王叔和《脉经》卷七病不可刺

证第十二引文下注云：“出《九卷》。”这段引文在今本《灵枢经》逆顺第五十五可以找到，足证《九卷》即《灵枢》。张机的记述是历史上第一次直接证明《灵枢》、《素问》两书客观存在的史料。

晋皇甫谧撰《甲乙经》时，曾取材于《针经》。而收集在《甲乙经》中的许多文字，与今天所见《灵枢经》相同，可以证明《针经》即《灵枢经》。今《灵枢经》首篇九针十二原即有“先立针经”一语，说明“针经”这一名称的存在是较早的。

公元七世纪初《隋书》经籍志载：“《素问》九卷，《针经》九卷。”

唐代王冰于公元八世纪中期次注《素问》时，在自序中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注文中也大量地引用了《灵枢经》的原文。这是“灵枢”这一书名的最早记录。在这里，他把《黄帝内经》的组成，由皇甫谧说的《素问》、《针经》各九卷，更换成《素问》、《灵枢》各九卷，而又未对皇甫谧的说法提出异议，这说明他是把《针经》和《灵枢经》视为一体的。在注文中，有时同样的一句引语，在这篇称“《灵枢经》曰”，在另一篇又称“《针经》曰”。例如：《素问》三部九候论第二十“治其经络”句下注文中引“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为孙络”一语，前面冠以“《灵枢经》曰”；在调经论第六十二“神气乃平”句下引了同样的一句话，前面却冠以“《针经》曰”，北宋林亿等校正《素问》时，曾在上述调经论第六十二“神气乃平”王冰注文句下评论说：“详此注引‘针经曰’，与三部九候论两引之，在彼云《灵枢》，而此曰《针经》，则王氏之意，指《灵枢》为《针经》也”。这就是说，林亿也认为王冰是把《针经》与《灵枢》视为一体的。由于当时的《针经》和《灵枢经》实际差别很小，所以，同一

句话，既在此，又在彼，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是大量的。所以林亿等校《素问》时指出：“按今《素问》注中引《针经》者，多《灵枢》之文，但以《灵枢》今不全，故未得尽知也。”这不但说明王冰注中所引的《针经》文与林亿所见到的《灵枢》文多有一致，而且说明《灵枢经》的文本在林亿的时代已经残缺不全了。唐艺文志记有《黄帝针经》十二卷的书目，宋艺文志曾分别记有《黄帝灵枢经》九卷、《黄帝针经》九卷，这清楚地说明，宋代是两书并存的。虽然唐艺文志只提到《针经》，没有提到《灵枢经》，但从王冰的《素问》注序言及大量引文可以证明，当时也是两书并存的，况且唐志还记载有“灵宝注《黄帝九灵经》十二卷”，日人丹波元简认为，所谓《九灵经》也是《灵枢经》的别名。

王冰把书名不同但内容大体一致的《针经》和《灵枢经》视为一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它们究竟有哪些差别，由于王冰所见的本子早已亡佚，所以很难考察了。不过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艺文黄帝灵枢经条引中兴馆阁书目说：“《黄帝灵枢》九卷，黄帝、岐伯、雷公、少俞、伯高问答之语，隋·杨上善序，凡八十一篇，《针经》大抵同，亦八十一篇。《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又间有详略，王冰以《针经》为《灵枢》，故席延赏云：《灵枢》之名，特最后出”。这是后来南宋时候的事，至于王冰所见的《针经》和《灵枢》是否与以上书目所载相同，则无从得知了。

《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记载：“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三十一藏书之府二十说：“哲宗时，臣寮言窃见高丽献到书内有《黄帝针经》九卷，据《素问》序称，《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与此书各九卷，乃合本数。此书久经兵火，亡失几尽，偶存于东夷，今此来献，篇帙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伏望朝廷详酌，下尚书工部雕刻印板，

送国子监依例摹印施行。所贵济众之功，溥及天下。有旨，令秘书省选奏通晓医书官三两员校对，及令本省详定讫，依所申施行。”这说明宋哲宗元祐八年（即公元1093年）之后，《针经》这部书才有了完整的本子流传。这是林亿校书后三十余年的事，所以林亿并未见到这个本子。

现在流传下来的《灵枢经》，是南宋史崧在公元1155年献出的“家藏旧本”，这个本子究竟是高丽所献的《针经》更换成《灵枢经》的名称延续下来，还是别有所承，现在无从查考，但是这本《灵枢经》的首篇是九针十二原而不是精气，按照《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的说法，它应该是《针经》的编排，而不是原《灵枢经》的编排，从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诏颁高丽所献《针经》到史崧献出“家藏旧本”《灵枢经》，只有六十多年的时间，根据它的编排特点，很有可能这部《灵枢经》就是当时高丽献来的《针经》的后继本，至于中兴馆阁书目谈到的以精气为首的《灵枢经》，也可能在流传中亡失或为后人改编了。王冰所引用的《灵枢经》，与今天看到的这部史崧所献的《灵枢经》也有些小的区别，如《素问》三部九候论“中部人手少阴也”句下王冰注引《灵枢经》持针纵舍论，今本《灵枢经》则没有这个篇题，所引经文却见于邪客第七十一（余详见本书附一《灵枢经》佚文）。这种差别可能就是古代《针经》与《灵枢经》的差别之一。总的来看，不论王冰时代和宋代并存的《针经》、《灵枢经》也好，今本《灵枢经》与王冰引用的《灵枢经》也好，虽有小的差异（如编排不尽相同，内容间有详略等），但其文字大抵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是统一的一部古书。

林亿等校正《素问》、《甲乙经》等古医籍时，曾引用《九墟》，前已述及唐志中记有“灵宝注黄帝九灵经十二卷”，这“九墟”、“九灵”，也是《灵枢经》的别称。丹波元简在《灵枢识》中说：“考亿等《素问》、《甲乙》等注所引《九墟》文，

今并见本经中，乃知《九墟》者，乃此经之别本，……要之，曰‘灵枢’、曰‘九灵’、曰‘九墟’，出黄冠所称，而‘九卷’、‘针经’乃为旧题也。”显然，他认为这部书的古称是“九卷”、“针经”，而“灵枢”、“九灵”、“九墟”都是道家叫出来的名目。

关于本书的命名之义，张介宾说：“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这一解题，比较中肯。

本书的卷数，历代也有不少变化，如：古称《九卷》，显然是九卷本，《甲乙经》提到的“《针经》九卷”也是九卷本，唐代王冰时为九卷本，唐志另记有《针经》十二卷，宋时又改为九卷本，史崧献书时，改编为二十四卷，到了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刻书时，并为十二卷，明代正统年间编刻道藏，重编为二十三卷，后来明代万历年间詹林所刻书又并为十二卷。这些卷数的变化，都未影响到内容，至于文字间偶有小异，这是传刻过程中造成的。

从史崧献书到今天，又经历了八百多年的时间，当时的原本早已亡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1339年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刊本。

《灵枢经》的校勘整理，历代并未做过大规模的工作，林亿等在宋嘉祐年间，曾校正过《灵枢经》的残本，这个校正过的残本早已亡佚。对《灵枢经》的整理，最早的记录是史崧的“音释”，史崧曾著《灵枢集注》二十四卷，现已失传，他在献书的同时，增修音释，附于卷末。这些音释，可能是《灵枢集注》的一部分，内容虽简单，但已初步注意了文字的校勘，统计一下，其中引别本对校的十条，引《素问》它校的一条，引《难经》它校的两条，这寥寥十三条校语，当然远远不能解决《灵枢经》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误、衍、脱、倒的各种问题。后来的学者，也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校勘整理的，如清代钱熙祚在1852年曾根据《素问》和《甲乙经》校勘了《灵枢

经》，他的刻本是近世最精的，顾观光著《灵枢校记》，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校正意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注释《灵枢》的过程中，作了零星的校勘。

近年来，这项工作有了较大进展，196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校勘本《灵枢经》，系选择善本为底本，参阅数种版本及多种古书，经精审的校勘后写成，校语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为进一步整理《灵枢经》作出了贡献。此外，历代医家为正确理解《灵枢经》的内容，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这方面的著述很多（详见本书附二：《灵枢经》诸家注解书目），其中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有：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是将《素问》、《灵枢》原文分类编纂，并进行注解（原书三十卷，现存二十五卷，缺五卷）；明代马蒔《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注证发微》，将《素问》、《灵枢》全部按原文次序加以注解，是以这种方式通注《内经》的第一部著作，为全面研究《灵枢》和《素问》提供了便利；明代张介宾《类经》，是将《素问》、《灵枢》原文分类合编（共分十二大类），并加以注解，又有《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在难解之处附以图像和详细的说明，对理解《内经》有很大的帮助；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也是按原文次序全书通注，阐明很多疑难问题；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系选取《素问》、《灵枢》中较重要的原文分类编纂，并附以注解，内容简明扼要；日人丹波元简《灵枢识》，对《灵枢经》中的疑难问题，从各家注释中选择精当者，加以记述，于诸家有分歧处，表示自己的看法，旁征博引，分析入微，不能肯定解释时，则以疑似口吻提出讨论，态度严谨，毫无浮泛，为后人研究《灵枢经》，提供了良好的指导。该书虽为日人的著作，但在我国流传颇广，评价亦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项工作也有开展。如陈璧琉、郑卓人《灵枢经白话解》山东中医学院《灵枢经语释》等，都

能集前人注解中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本书原文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从而对医学普及和挖掘祖国医学遗产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和医师，从不同角度对《灵枢经》文字的意义，临床应用等作了个别的讨论，对进一步整理古代医籍，更好地古为今用，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

《灵枢经》从成编至今，已经历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它的文字古奥，又在流传中产生了很多讹错，为了更好地古为今用，对它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注释，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央卫生部亲切关怀和各兄弟单位、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下，我校承担了《灵枢经校释》的编写任务，以作为我们挖掘祖国医学宝库的初步尝试。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书中错漏之处在所不免，切望读者和专家予以指正，共同为医学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作出贡献。

河北医学院

1980年1月

## 校释说明

本书的校释工作，是遵照中央卫生部一九七七年转发的“七本中医古书校释工作执行计划”之要求进行的。全书按底本卷目篇次编排，每篇之下，分列提要、原文、校勘、注释、语译、按语诸项，兹分别说明如下：

1. 提要：概括地指出全篇大意和内容重点，简释了难解的篇题。

2. 原文：系在底本原文的基础上，经过校勘，整理而成。

3. 校勘：本书之校勘，系以四部丛刊影印明赵府居敬堂刊本为底本，另据其它十三种版本对校，据历代有关医籍和其它古籍作了它校，依本书文字前后互证的方法作了本校，并以文章类例、字体声形、医理逻辑等作了理校。

兹将对校本、参校本列下，以备检索：

元至元己卯胡氏古林书堂刊本（简称胡本）；

明成化十年甲午熊氏种德堂刊本（简称熊本）；

明绣谷书林周曰校重刊本（简称周本）；

明万历二十九年医统正脉丛书本（简称统本）；

明金陵尚义斋刊本半叶十行，行十二字（简称金陵本）；

明刻本〔存卷六至十二〕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简称明本）；

上海涵芬楼影印明道藏本（简称藏本）；

日本旧抄本北京中医研究院藏（简称日抄本）；

日本田中清左卫门刻本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简称日刻本）；



日本抄本中国医学科学院藏；

马蒔《灵枢注证发微》日本宽永五年刊本（简称马注本）；

张志聪《灵枢集注》康熙壬子刻本（简称张注本）；

黄以周《内经针刺》光绪甲申校刻本（简称黄校本）；

钱熙祚守山阁刊本（因该本系据《素问》、《甲乙》校刻，本书系据各书通校，故该本仅作参考）；

刘衡如一九六四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校勘本（因该本系以赵本为底本，参阅多种古书校勘，但仅据元刊本少量改动原文，故重点参考其校语）；

本书据以旁校的各种医书、类书及有关古籍的书名、版本和简称，因名目繁多，统列于书末。

对于校勘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作了如下的处理：

（1）凡有充足论据，认定底本原文需作改动的，均实际予以改动，并于改动处加校勘脚码，在校语中说明，同时录存改动前的底本原文，以备查考。为慎重起见，对文义不安的底本原文，凡只经理校而无对校本或宋代以前古籍之旁证资料者，均不改动，只在校语中提出讨论。

（2）凡遇义可并存，或难于确定底本与它本、它书文字之优劣者，均不改动底本原文，而在校语中加以说明。

（3）凡遇对校本及旁校各书有关原文文义劣于底本的，一般不列入校语内，以免烦琐。因对比、讨论偶然涉及者例外。

（4）凡古今字、通假字之容易识别者，例不一一校出，对过于生僻、易致混淆和疑感的，偶在校语中指出，以求明确。

（5）凡虚字之无关文义者，亦不在校语中详列，但有碍文体之整齐、语意之连贯者，仍予校出，以存古书之真。

4. 注释：对难读难解字句，作了注音和解释，除力求以正确的训诂解决文字的疑难外，更广泛搜集并参考了历代注家的各种注本，如需引用和吸收前人看法的，遵循择善而从的原则。如数说不一而各有可取之处，则并存其义，并暂从一家之